尚書疑義

一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見於行事之實與孔孟之言一揆古今斯道之貞元會焉然世有升降之不同事亦推移之遂異同一其任也而趨舍判焉同一其聖也而作用殊焉薫之記載或淆沿習失真故自後世觀聖人之事必得聖人之心不得聖人之心而徒於跡焉求之是猶盲者觀天地日月風雷之變不眩惑而失常者未之有也夫事者勢之所趨而至焉者也心者理之所極而安焉者也勢之所趨而至則有萬其無窮理之所極而安則至一而不變由其

幽都不言敬致此皆難通又言方鳩僝功象恭滔天
又如師錫帝之類若皆以字義生意解之亦有何難
但終不是當時本意則失之遠矣如師錫帝解作屬
上句亦得若謂明明揚側陋有德者則衆共與之以
帝位也然後四岳舉舜曰有鰥在下云云亦何不可
但亦不知果是當時如此否蓋去古既遠又經秦火
在伏生者出於記憶之餘在屋壁者出於磨滅之後
歷代傳習推測必求其字字句句之通無是理也不

明俊德至於變時雍是多少大又謂分命四時成歲

便見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方

見得恁地此語恐亦尚就軀殼上看堯舜非見道之

言也

蔡註欽明文思安安言德性允恭克讓言行實被四表

格上下言放勲恐亦太分析蓋至聖盛德自難以言

語形容如夫子亦只言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

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蓋渾渾無跡不可得而形

總有分亦是如此然歴象測候之法蓋自古以來未必至堯始有羲和世掌其事者堯以是為民事之大故特命整理之耳

南交蔡以為南方交趾之地恐未必然孔註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亦是強為之說

堯典記事是上下百年之事不可認作後世文字必上下語脉相承乃命羲和乃字蔡傳云乃者繼事之辭似亦不必如此古詞言乃字甚多此總命羲氏和氏

候如是之詳專以二分二至考中星爲準其法甚簡明然後天之情狀可識而人事不違由是言之聖人何往而非天耶其大本大原與天合者不可得而名言矣其可見於事以爲甚重者惟此而已故曰聖人重歷數之意蓋有在也自堯舜禹而下如湯武之誓師凡諸臣之告其君以至周公之訓誥多方多士無一不稱天者後世視天爲玄遠聖人除天之外更無一步可行故夫子贊易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

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黄帝始作甲子制歴象聖人代天以弘化其道其法未始有異則歴法自堯以前蓋已有之矣然堯以前皆大神聖其法當已備至堯乃命官測候若堯之始作者何也竊以為天之道亦難知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盡也惟聖人知其不能盡而見其難知此其所以為知天之道也蓋天積氣耳亘古亘今大體雖有常運然其氣機之往來消息盈虛自然有遲有速有長有短其精微之變至於不可

為一月歲備二十四氣而為春夏秋冬月因日之離合有初一十五初八二十三而為晦朔弦望是日數常盈月數常不足所謂氣盈朔虛而必置閏以齊之此所謂常運不變者也至其精微之變豈可得而齊哉可得而齊則天是死塊不可以言天矣且今自中國之地所見如此若更往西北或崑崙之頂觀之又不同矣故我朝太宗北征北斗已向南看所見不同則度數亦異況其精微之變哉今即人事而論之三

月本不足三十日之數遂將逐月餘分湊整六大月而為小盡六小月則止三百五十四日又得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為朔虛內外凡年得日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十九年通得二百六日餘置七閏然後氣朔相值同日為一番也是置閏者所以節盈縮之宜而調陰陽之中是皆因其自然而然豈有私意於其間哉

氣盈者三百六十日之外六日也朔虛者三百六十日

世之上其可見於經者實自堯始則堯典一書非道統之源流歟

聖人只是箇天地萬物一體之心今細觀堯典中所載堯之氣象為何如終日孜孜惟是明德治民代天以弘化而已何嘗視天下可有以為重耶必傳於子堯無是心也必傳於舜堯亦無是心也惟其足以治天下者而後與之以天下而惟舜足以當之遂以授之舜也是真不作好不作惡純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心

夫事之變者反諸心説之淆者折以理萬古而上有
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萬古而下有聖人出
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子張問百世可知夫子謂禮
必相因其所損益不過制度文為之間耳夫知禮之
必相因而不變非以此心此理之根於天而決不可
易者乎夫誠知此心此理之根於天而決不可易則
可以論文祖之事矣文祖者不知其為文之義愚竊
以為舜之祖也舜在側微豈能無祖廟之尊奉況至

不可稽若又不據吾心與理是又安所折衷乎曰心
與理之足稽也如是夫則往昔耳目所不記睹者何
其舛也曰此綱常之大者非紛紛瑣瑣事跡者同也
事跡之繁亂無預人心天理之大端非有所據誠亦
不能知也若事關綱常之大則不必待有所據而後
能知也故火不待有所據知其必熱也冰不待有所
據知其必寒也今試以身處舜之地不待有所據必
告其祖也以身處史臣之任不待有所據必紀其事

其相與授受其來已久自堯以前皆然此固非後世所可得而議擬者故雖有天下立其私親而於所從受之君亦廟奉之不廢不得以非類非族為嫌也曰在古之時既有授受之統而必廟奉其所從受天下之君則所謂文祖者安知其非若人耶曰若如此說却亦有理但祖字未安然道自大勝於以為堯之祖也

或曰文祖以為舜之祖子之論詳矣然又是其所從受

天下為大恩而遂告其祖既非帝統之大義又非天
性之至親此則道理之不可知者也故若舜之受終
文祖雖不可的知其為何人然亦不出此大道理可
知者二端而已禮家祭義又謂有虞氏禘黃帝而郊
嚳祖顓頊而宗堯不知其何所本愚觀唐虞之事其
與三代已自不同堯舜氣象何其宏大觀其以天下
授受均之以一介與人後來便有辛勤保守基業之
意至周彌文追王之典夏商所無況堯舜乎由是觀

之堯舜時郊禘之禮亦與周時不同其所謂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者蓋皆以帝統大義言之而非若後世必由乎私親也漢儒既不知大統之義而徒以後世私親之禮膠固牽扯於其間遂以舜告堯之祖而謂與堯同祖大義不明天親亦遠蓋兩失之矣

受終者終其命也前堯命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其中必更有說話情節但史畧不具如禹則加詳矣舜既

者則量其地之遠近以為朝之疏數理應不異則如
周禮四時分迭而來歲終則徧與此日覲四岳羣收
者亦可參互而知而蔡氏之說恐亦未必然也
象以典刑一節文公先生解說亦明蓋五刑即典刑也
謂之象者如布濩象魏之象明以示之使人知而不
敢犯也既知而猶犯焉則不得已而施刑又以警其
後也是聖人雖用刑而其心欲期無刑也然於犯五
刑之中或有不幸而入於此如叔向之類則又當宥

之蓋據其跡雖麗於刑原其心實無為惡如周禮謂
人使辟之說所以表其不能安居之意而亦以伸孝
子悌弟之情所謂流宥五刑也五刑乃肉刑也此外
又有所當懲而不可加以肉刑者則有官刑教刑贖
刑焉是五刑所以待夫為惡刑之正者也而三刑者
則以振作其政事彌縫其教令者也於此可以見聖
人之政無一不當其可而又有肆赦賊刑以權之欽
恤以主之可謂盡矣蓋聖人之心至仁而其流行普

徧纎悉精密皆合乎當然之則學者潛心而實體之則可以知内外合一之道矣

金作贖刑文公以為贖鞭朴二刑非贖五刑也愚竊詳之或亦未然蓋五刑是刑之正故曰典刑流宥雖完其肢體然亦重矣是所以佐夫五刑者至於鞭朴贖三刑者則五刑正刑之外制此三刑所以權其輕重之宜以盡夫事變者也夫事雖當刑心則無過當刑則不能不麗於五刑之條無過則不可遂入於一槩

之典即流亦稍重矣故令出金以贖之是聖人之心何等委曲豈貧獨死富獨生所可同年語哉若以為贖鞭朴二刑則鞭朴乃刑之輕者所以警肅人心豈可若後世令出金以贖而遂至於廢弛哉且贖者贖其罪之重而疑而不忍遽加刑者故贖之為言所以行其不忍之心也若眼前鞭朴輕罪方在振作立事之時必是事體肯綮不可放過之際何待有疑從容而論贖哉此呂刑贖刑雖或與聖人少異然亦未可

如先儒之說全非之也況在末世猶有惻怛不忍之
真耶古註疏亦以贖刑為贖五刑惟宋諸公不然余
併論之以俟知者

舜之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諸家論說多端或以
堯不能去至舜乃能去之是以舜之才逈勝於堯也
或以堯能容之舜獨不能容是以堯之德為盛於舜
也是皆出於揣量事跡而不得聖人之心聖人之心
可容則容之可去則去之何嘗有一毫著意於其間

及堯舉舜匹夫之中而禪之位則是四人者始懷憤
怨之心而顯其惡故舜得以因其跡而誅竄之其亦
然乎曰此必非程子之言其記語録者自以其意而
為之說也程子見道當必識得聖人之心聖人之心
不如世俗之心也以舜之盛德而授位天下之人皆
能知之四凶之才而有不知耶天下皆帖然服之四
凶其有不服耶特其恃才妄作無能改於其德才之
大則其為害亦大故舜不得不去之耳然舜此時是

攝政自然稟堯之命也大抵觀聖人之事須要得聖人之心不得其心而徒揣摩其跡雖窮歲月費辭說何自而能明哉今觀四凶之事亦不必論其攝政不攝政不必究其懷憤不懷憤不必疑其能去不能去不必揣其才勝與德優只是有罪則當去未有罪則當容聖人之心鑑空衡平隨物應之而已堯固如是舜亦如是雖千萬世之心亦如是也如此看書多少光明潔淨要於心地亦自有益故曰人皆可以為堯

舜

竊以殛鯀之事亦有可疑先儒謂禹貢之書作於堯世若果爾則禹有安天下之大功而不保其父豈所以為子舜亦知其有大功矣而不能遂人愛父之心亦豈善處人父子之間哉瞽瞍殺人臯陶但知有灋舜但知有父鯀之方命圮族未至於明殺人也殛之羽山可謂行其法矣禹乃依依任職而不去至卒受天下而不辭是禹知有天下之為榮而不知有父之為

禹時固不得而竊之迨夫禹既任職之後光昭先德其勤至於啓呱呱而泣弗子惟荒度土功者禹之心不無有所為也既而功既大成天下懐之禹之孝道已顯而元后之陟亦有不得而辭者此時不知鯀尚在否若其尚在則當有蕩滌之典若其已死則當有表異之恩夫然後禹始可以無終天之恨而安受元后之陟矣然此今皆不可知惟以事理推之如此姑記以俟正云

舜格于文祖者是告即位也若復以為堯之祖是舜類後世與堯為嗣矣必不得已則以為所從受天下者古人帝統相傳立廟而祀之故以即位告之猶勝於以堯之祖為祖而忘其祖也禹之受命神宗其亦若此類也歟大抵由今觀千古之上何從而得其為某人是某人只以大段道理觀之古今當亦不異如受命告祖理之正也以天下相傳而立廟以祀之理之正也受命而告其所從受天下之人之廟亦理之正

也史官紀之必紀其重者耳如此觀書亦覺簡易明

白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愚意以此為命九官之綱領蓋言有可用之才使之分治百官之事而順成之也是舜即位之初即切切求賢以任事與堯疇咨若時登庸疇咨若予采皆是一意聖人之治天下無有急於此故孟子謂堯舜急先務親賢者以此百揆自孔氏以來皆以為官名是

統領百官之任如後世宰相之類愚以為百揆只是
百官如下文司空后稷司徒秩宗典樂等皆是蓋先
總咨四岳以百官之事而下文乃歷命之也禹平水
土是百揆之一恐非以司空兼行百揆之任也若果
爾則百揆至重矣命之之辭無有及百揆者何其簡
耶觀堯舜之世大事只咨四岳為首則四岳者即若
統領百官之任者若果另有百揆之任則何不見有
所咨之言耶舜納于百揆百揆時敘只是歷試諸

温四句是使德性之和樂之本也詩言志四句是使聲律之和樂之事也由其本以達於事則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而可以和神人矣是樂之大成也竊意古人教人之法無一不具周禮大司樂既教國子矣而地官師氏又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又養國子以道教之以六藝六儀則是所以教之者非特大司樂而已唐虞之制雖與周不同然周公倣古立制要亦不至甚遠想契之敬敷五教不獨專教百姓而於冑

禮司徒司空已見於此秩宗即宗伯士即司寇而其
名不同若冢宰司馬則未之見而四岳之職周禮亦
無之又典禮典樂分命而播百穀虞與共工在周禮
皆司空冬官之事今亦各分命而納言又特命一官
聖人因時為治不必其皆同也
二十有二人蔡傳以為九官十二牧數之共有二十有
一人故以四岳為一人以當二十有二人之數但四
岳多以僉曰為答則必不止於一人也愚意二十有

禹謨一篇大段是敘舜禪禹之事而及其君臣相儆戒
勸勉之辭此今文所無則是梅賾所上以為古文者
也先儒疑其平緩卑弱不類先漢以前之文今亦未
見其必然讀者仍其舊可也但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來王字出於商頌莫敢不來王不知唐虞時亦說王
字否若六府三事以為九功則亦非後世所能杜撰
後世只說五行更不能添一穀字又念茲在茲釋茲
在茲亦難說平順

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只此三言說得極潔淨精神
無長語非聖人不能道也所行但順便吉但逆便
凶吉只在順上生凶只在逆上生更無別樣門路
亦無別費心思但當常順不逆可以長吉無凶多
少簡易明白今人要卜筮前知行其私意所謂吉
凶者隨其意之所適以為趨避之方既非古人之
所謂吉凶而其所謂前知者即知得亦非聖人正
意此康節之學所以不同程伊川謂在堯夫便須

道皆行民自然歡忻悅豫或形諸聲音之間皆以鳴其胸中之所自得而動乎天機之不容已如桃夭兎罝罘苢之詩出作入息之詠所謂詠歌也是其聲音之和出於道化洋溢之餘則以之而被於管絃協諸律呂用之閨門用之邦國使民益鼓舞融化固結而不可解所以為於變時雍四方風動之治此古人之歌詩皆至治之影子故采之足以觀其俗歌之足以化天下無至治之實又安得有詩乎故孟子曰詩亡

又終始如一無有間斷不惑他岐則此心純乎理之
發而無往非中矣謂之允執者誠心以固守之而天
下莫有違焉夫子一以貫之不過此理此數言者實
為萬世道學之祖而尊德性道問學博約知行格致
誠正後儒紛紛之說愈多愈惑則以詞說為之蔽也
若實用其力反而求之吾心如何而為精如何而為
一亦何難明大抵學要求其自得不自得而較量於
文字言語之間無怪乎其辨之愈多而愈惑也唐虞

大段皆主堯而言至宋諸儒又祖承禮書禘黃帝之言則以堯舜同祖故以神宗必為堯廟也大抵文祖神宗皆不可考以後世祖宗之義論之宜皆是自家祖宗之廟但或以古人道統相傳以天下相授受則必皆為立廟受天下者必告於其廟亦自相應此則繼天立極之大義本自光明又不必更牽滯堯舜同祖為言也

帝初于歷山舜既稱帝矣而瞽瞍猶只稱瞽瞍則未嘗

闕文則是以允迪厥德二句亦為贊臯陶之德而禹
曰俞上當有所承故以為闕文也二者之疑必有一
得吳氏之說或為長耳若蔡傳以禹受舜天下非盡
臯陶比例立言有輕重者則恐失之鑿矣
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蔡註
以遷釋竄是謂能哲而惠雖此等之人在朝同居不
足憂畏也竊意天下無君子小人同處之理君子固
能包容小人而小人得志未有不害君子者然則為

則根乎其中達諸其氣不可僞爲若事則有才智之小人可僞爲之此意極是蓋從本原上發出根本之論也人勉强一時行出好事若不由中總是無益畢竟亦不能久若所謂九德者皆是天性自然根於其心既有是德然後出行好事則是實事而於人亦有所濟矣聖人之世論治事須是如此後世依稀聲音笑貌之間偶行一善事輒以誇於人豈可同日而語哉

寛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

吉哉註孔氏說謂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亦是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言三德六德者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三德可以為大夫六德可以為諸侯孔氏與蔡氏之說皆然愚竊以為不通夫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者豈有一人寛而立而又柔而立乎又豈有愿而恭而又亂而敬乎豈有柔而立而又彊而義乎以一人而兼數德此

益稷

予思日孜孜禹安民之心未嘗一日忘也洪水滔天以下非是自陳其功蓋安民之事未可如是而但已也雖曰粗有成緒然中間尚更有多少可為之事此禹之所以日孜孜者持敬懼之心欲使無一夫不得其所而已矣故臯陶曰俞師汝昌言

予決九川距四海九川蔡氏以為九州之川蓋本下文九川滌源之言然一州恰好一川川亦是大約言之也

只是戒懼而於心之發動之微要必致敬不使一毫放過則所謂慎獨之功與此如出一轍

安汝止惟幾惟康其自治可謂嚴矣猶曰其弼直聖人警戒取善於人何有窮已今學者自脩之功雖在於我然無朋友交脩之益亦不可以有成也

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相依相親比莫如鄰君必依臣以輔弼猶人必依鄰以相親也蓋深歎輔弼不可少甚近甚切之意則其虛心從善之勇為何如哉

作服汝明者非但明其采色而已是一工之事也蓋服以彰有德審其德以施其服以不失天命之當然所謂汝明也明與聽其義甚大非但觀色察聲而已臣鄰而下皆廣諭羣臣非但以命禹也

虞廷之治人皆君子而舜惓惓以庶頑讒說為言上既命龍作納言矣而此復以命禹蓋聖人以天下為一體元氣雖已周流而癬疥之微亦欲其盡去然後為快故委曲含容教導欲其化於善而後已也

工以納言以出納惟允之言時而颺之使入於耳感於心庶幾其能改過而遷善蔡氏云以其所納之言時而颺之夫颺之者欲其興起而動其天機必善言始可諷詠也若讒慝所納之言其何足颺以使人而有興也耶

禹曰俞哉蔡氏依蘇氏說謂口然而心不然此語亦未瑩帝光天之下雖是禹廣帝舜之意然舜之言自是禹豈有心不然之意耶蓋辨别淑慝而教訓化誘之

周之制或與唐虞不同然皆未有師之名若今以師為諸侯之長是即周之牧為州長者也既云州長則是一州之長統率一州内之侯伯而云每州立十有二人則太多矣夫以為州長則一州十二為太多以為州内之侯伯則一州十二又為太少是皆未得其説也舜典攝位廵狩之後肇十有二州意者每州立一人為諸侯長謂之州十有二師乎若是則與周制亦不異特其名不同耳但説者以禹貢九州在堯時

己定至舜攝位二年之後以冀青二州境界太遠始置十二州此禹所述治水之時猶是九州故不得以十二師應十二州也予謂九州十二州沿革先後今亦難知禹之禹貢作於肇十有二州之前與後亦不可知今大畧即書觀之咨洪水雖是堯然意亦是堯之末年之事唐孔氏謂計堯即位至洪水六十餘年亦或有理蓋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此時未有水患至末年忽有水患故汲汲求賢以治之鯀九載績用弗成

禹作十三載乃同中間又豈無空年以是推之則治
水當亦是舜攝位初年之事矣孟子謂堯獨憂之舉
舜使治舜使益掌火及禹疏九河等皆是堯憂而舜
行之也由是推之或舜初為十二州而禹治水功畢
作書定貢復并為九亦不可知也大抵唐虞之事跡
既遠文字不詳先後之期安能盡考而知只可觀其
大義而所謂十有二師者亦無大關係特因所疑遂
歷陳之以備一說云爾

子孫晝夜言其所以辛勤立家之故豈必要功於子
孫其屬意之勤慮患之周所以為愛子孫之至與禹
愛君之心一也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疑義卷二

明 馬明衡 撰

夏書

禹貢

禹貢一書是紀禹治水制貢賦之事當堯之前豈無貢賦之法至禹乃制之耶蓋洪水為災增損不一禹之治水將天下整頓一番然大畧亦必皆因其舊瀍而

孟子所謂益烈山澤而焚之益佐禹即刋木之事也或疑古今同此天地同此山川何獨堯舜之世乃有洪水之災堯舜以前不可得而知矣即堯舜以後亦不聞有懷山襄陵之事何耶曰政有亦不可曉處或所謂懷山襄陵所謂滔天亦大畧言之耳只是壞民種作民乃艱食聖人憂民之深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豈忍視於艱食故汲汲思治朝夕不遑安而言之特切耳至其水患或亦如後世之河決當龍門未鑿之時河

則當夫龍門未闢奔悍四出為患何可勝言河水既
新來則其他水道為河所衝決皆失其舊是以一槩
泛濫禹既脩治則併他水皆治之使各若其性然意
惟治河用功為多也若如文公謂洪荒之世生民害
多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則是以開闢
以來如此意竊有疑姑録以俟正云
朱子謂禹貢記地里治水曲折多不能曉如説始于壺
口龍門不敢深信蓋謂當自下流始自下流則當自

悉皆易位矣又豈有遺跡獨存至今耶夫九河者以北播為九河之義推之則是黄河末梢之支流也既為末梢支流想亦不甚浩大漫渺然以大河之分故名為九耳黄河既改支流必枯變為平地理所必有今不信枯河之能為平地而獨信五百里平地之能為滄海是不信其變之小而信其變之大不信其理之所有而信其理之所無也此愚所以不能無疑也夫行海者有山可見則望山為準無山可見則望星

處當亦得其二三其湮為平地者不可得而知而必
亦求以足九河之數是則惑矣若其流為他河者則
猶存其舊名或易為他名者漢得其三唐得其六宋
歐陽氏得其一雖未必盡然要亦有的是者今不必
通得其九若但真得其一亦可以證九河之非湮没
于海矣若此等類在理之大體固當缺之今亦錄之
以俟知者
夾右碣石註疏以為循碣石之右鄭氏云山西曰右如

力分疏之義也同為逆河者至海則不患其衝決矣既是人力所鑿則非若天地生成者古今長存而不變也況大河既徙則此等之河必致湮塞千萬世而下必欲求其一定之跡而必足九者之數其亦未達於道之儒乎

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以淮達泗泗達濟濟達河也酈道元謂禹塞滎水於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流則是自禹時已分一泒與淮泗通矣

脉實不可知鑿於智者不求山脉之自然自作聰明隨意開鑿人力所施幾何此處雖鑿得低彼處又高水終流不去於是或決此水合彼水或妄為堤防以障塞容受不得依舊泛溢是皆不得山水大情之所致也鯀之九載績用弗成未必不由於此禹之胸中先洞見天地自然之脉絡而必求山川自然之勢以治之高者還其為高低者還其為低流者還其為流止者還其為止禹未嘗自作聰明而有所矯揉也故

山止水之源流也
岍岐荆山在河之東實為河以南之山壺口雷首大岳
底柱析城王屋大行恒山則皆是逾河以北之山也
禹之治水固隨其山脉之自然然亦必河之所經或
其山之水入于河者則隨而導之若其山至此而盡
曠為平野而餘支又往他處非大河所經而其支之
水不入河者亦不之及今觀至于荆山乃逾于河則
是岍岐一帶至荆山而盡而河北壺口以下諸山皆

北境之山恐未是謂江之北則可謂漢之北則不可
但地圖荊山内方在漢南大別則漢北此必是誤當
再考史記正義云大別山今沙州在漢上漢水經其左
若在漢北則不得云經其左矣又左傳吴與楚戰濟
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則大別亦當在漢南矣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此是南條江
以南之山江與南邊海兩水夾一山也其間分支擘
派甚多而又有小水出於其間衡山與敷淺原雖如

其出也又一為北江一為中江以入海耶是雖甚愚者不為是見而謂聖經有是耶是皆牽泥文義之過也惟中江北江之說今誠無之不知禹時水道入海竟何如哉或中北字必有闕誤今亦不敢强為之說也

文公云荆陽地偏水急不待疏鑿當時只是分遣官屬去未嘗親往以此致誤但禹會諸侯於會稽則已渡江而南矣中江北江之說是豈有不知耶此又是不